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七

唐 杜牧 撰

祭文

黄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嵗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於皇帝受册禮畢回御丹鳳樓因大赦咸告

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供具牧為刺史寔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讃皇帝功德用饗

神云皇帝嗣帝天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仁寛

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啗嘐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否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盂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

馬未可以御或曰飲酒順氣完神莫習樂工自祖自父
瑶簪繡裾千萬侍女酧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
樂何苦皇帝曰否如聞四海蝗蔽田畆或曰亢旱或曰
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
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
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怵慄思維不
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
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賫皇帝力緊眠而食罔知其

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斿旂旐五帝坐壇百神位坫嵬嶷肸蠁捧爵是醮海外天内戎狄蠻夷奇服異貌伏於除外懽喜吽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囷畜繁腯大東南西北限岸壃紀無有頓惮得可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安得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

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懟羞曰因大赦惟新
九州不窮不詐不餓不偷有窮有饑實吏之尤予實天
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誡纖悉叮嚀品類細偉各當源流
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誡爾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
神之力其誰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剥烹羮胾無愛
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惕
慄臨谷臨墜視牲濯爵不委下吏餔羞具潔罔有不備
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神宇蹐足屏氣神實在前敬

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
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
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
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帝視之近
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媿月惟
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
雨其期必至瘥癘水旱朩朩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
牧敬再拜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苗方甲而水湮之苗甫秀而旱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癘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

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為我申聞

第二文

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黄境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縁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祖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强為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强取三萬户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繭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租穀之賦斗

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盡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稺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絶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

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絶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祭木爪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丙寅某月日牧敬告於木爪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庳變為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

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襟盱雨在丘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荒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司馬素謹奠敬祭於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

及在宦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忍陰汙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譴中黄岡大澤葭葦之塲繼來池陽栖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逢聖明收拾宂沈誅竄罪惡牧於此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屈曲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没萬山環合纔千餘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暗偪塞行少臥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

國太子絳市諜人死而復生未足為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下賢彦明知所趨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興繼奉手示但思休退不言疾恙訃音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為蒼生慟豈獨私恩想像音容思維恩紀期於令嗣可以效死吳洛相逺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尚饗

祭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王鏶致祭於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宣城忝跡賔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適願如相為期放論劇談各持是非攻强討深張矛㲉機怒或艴赫終成笑嬉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媿我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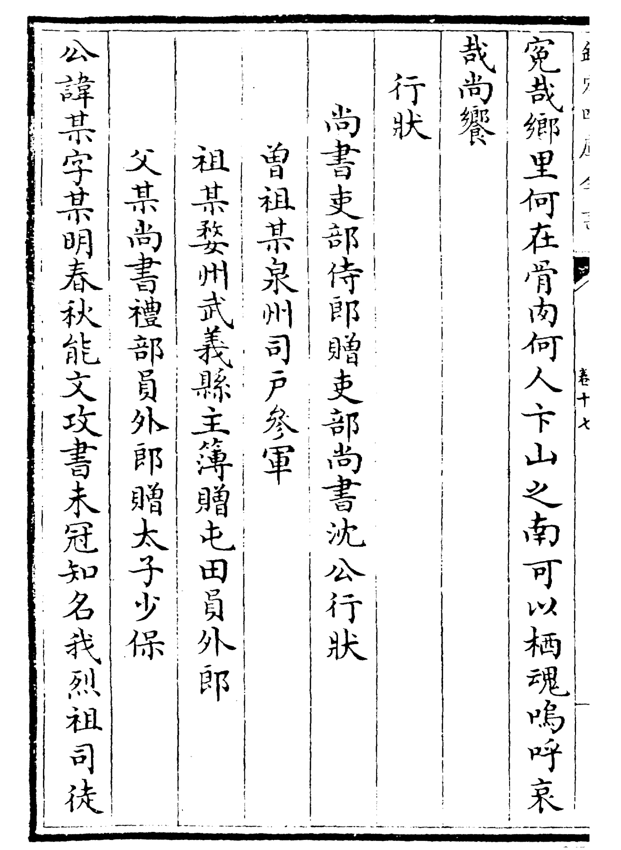
南來循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為詼諧耳熱膽張骫髒相狘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倚旁隈時聞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强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沈憂併忘章會交代訟櫪若飛江山九月凉風滿衣為别幾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猶為吏師縱酒十日舞袖㩧垂語公之餘且及其私許以

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起訃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天酧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為何付與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鈲普錯反天横流百刲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

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拊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没齒盡力嗣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將徐良敬致祭於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



寃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下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曽祖某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

父某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

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甥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大人或援致中第是累大人公舉違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

可使我急賢詰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
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
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
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勲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
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內必取
其長循為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
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
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

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為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
物情苟為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
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
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
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説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
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
相不已由是出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
為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宪踈通蹊徑

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為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亹亹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為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為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

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
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
為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
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顧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
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
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録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
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
長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及於道温良恭儉明智忠

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奬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饑寒兩求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郎吏尹倫戇滯闕事寮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為富

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凡弟甥姪雖絶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化里買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羣率淵之及在床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之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收分實

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叨在賔席幼熟懿行長奉指
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於史氏云爾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
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曽祖綜醴泉縣令

祖浩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倕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衣州刺史贈

太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陜虢觀察使崔公琮顧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闗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

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戾程必點
每懸牓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
縛手係舌顧揩𤼵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
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
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
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
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
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

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袖慰而
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相國竒
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
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
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為承簡樹
政德碑内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誥學士上曰承簡
功臣胄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
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

拜章為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内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皋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為亡父樹神道碑内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為比歷歲頗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

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陜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陜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錢五千助輸貢於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得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給庶使雜費下至於鹽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忍為欺萬國西走陜寔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

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於鉼釜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歛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於河復籍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於道前政咸知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況令迂直之計有不翅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執

籌而計之北臨黃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為槽下注於舟因隙償直不敢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橐累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軫軿爭鬬願為陜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吏口讚頌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橐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鎖三關鄂練萬卒皆傖楚善戰寖有戰風稱為難治有自来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修理械用親之以文

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刼於水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耇而無赦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棄姦胃用公法也陞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是闔境之内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宫置博士設生徒廪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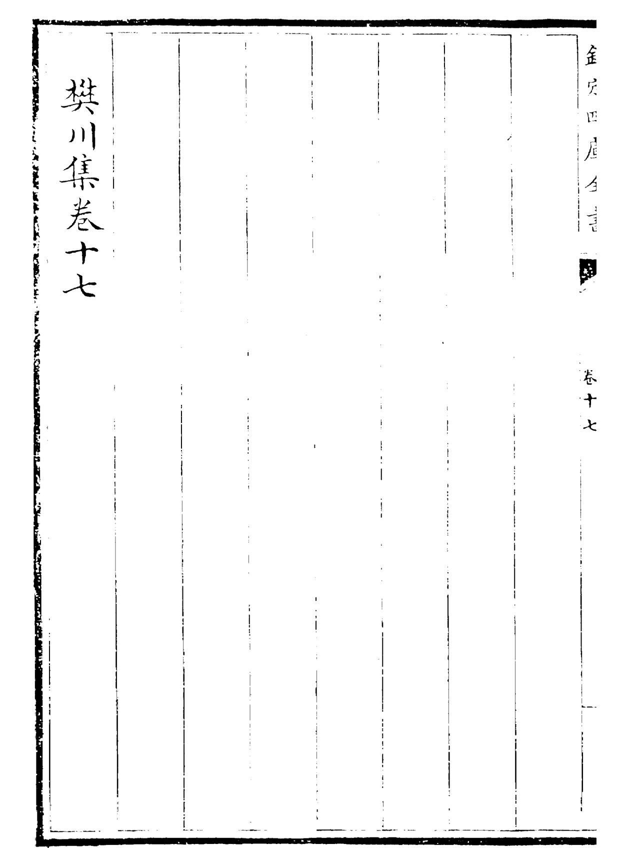
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鍤
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
廡雖僻左下里嵗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
瑱相問遺富樂懽康肩於古治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
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髙為旱因下
為水者六嵗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
強荀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
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傜

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以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纔逾期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寔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道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欝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甲焉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以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及部吏之屬徧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容卿惕惕而多畏也自

為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
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
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
蓋躡屐而就於外位初鎮於陜或求梃經月不鞭一人
至於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
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還鎮鄂
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貫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
曰陜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陜之土塉民勞

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為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没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諡為國常典敢書先烈達於執事附於史氏云爾



樊川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十九 集部

樊川集卷十八

唐 杜牧 撰

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銘

皇帝名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

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叢於衆上丹之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勲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闕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台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

霆十有四年擒殛克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徼兵觧而復合僅八週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陜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黄霸龔遂次將相下令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以降代有達官孝寛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

公鄖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生
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
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
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
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
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
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

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黄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容軍遠闘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名拜晉慈隰

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戞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摇懈怠不為旬月生産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週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

名為棟宇無不創焉泒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

開廣衢南北七里溢潔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

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

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週年成就生遂手為

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

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毋之心赤子之

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及三

年國人尚誨黄霸治頴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

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

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尾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宇貫貸付與日截酒餔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週星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隄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讃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治

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

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充於公為曽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劉柳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

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禄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强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毁週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満歲郗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毋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

命服半嵗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
賂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
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
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禄山
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
遷戸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
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
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賫弘

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閲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竊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徼天下道士言長

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静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閒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籬竹為苫具姦吏窃緣主為侵取費與税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

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
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
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
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為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死保之
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太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
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
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
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

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劒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貢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凉郡西上平凉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逺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太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

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
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巳至闕下一拜
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
門賜黄㽜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
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
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强皆曰甘心不
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
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

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
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
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
多逐賢士天下怨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
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
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
宗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太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
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

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言
禎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
二怒不一叅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
外長史天下人為公挼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
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
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薨於
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惆傷不朝兩日冊贈太
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

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鈲音華力各切剞使之摧破三大邪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説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

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
宴拱手至暮一不揺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内
屛週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
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
人但過怯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
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
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
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譏語寮吏必言古人修

身行事旁誘曲指微鑒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蒙河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

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
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燭明映
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絶霸駮如有樞梶標揭
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罍孰為忌畏譖去南
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墓誌銘
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黄岡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為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黄岡起兵取蘄安沔黄武徳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禄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為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頲右驍衛兵

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
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亾哭泣
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
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
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
太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鈎
掛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
附之者屢以公為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

不敢議注訓取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名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碁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帝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奔贓坐奔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冦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斵撥根脈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頭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比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積邊糧穀九十

萬石令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鐫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於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换元和朝寔録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寔録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寔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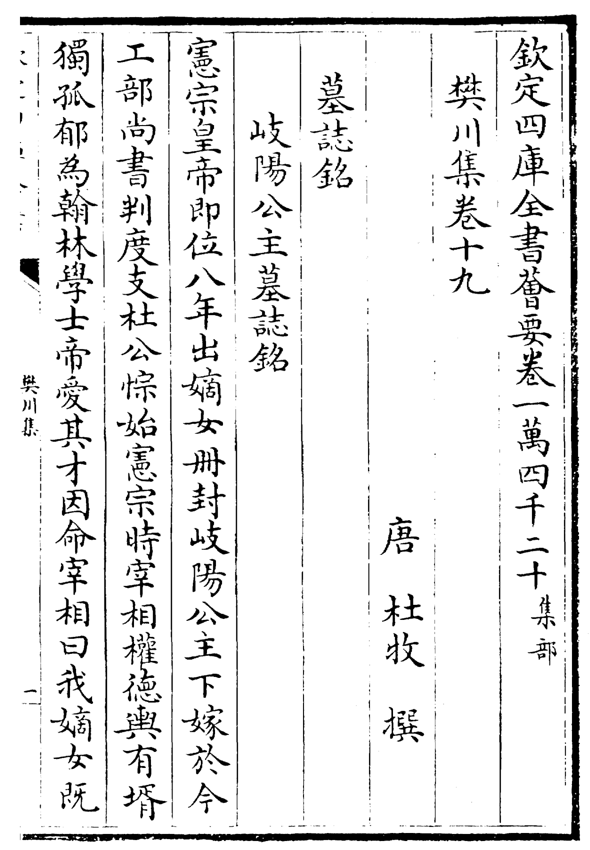
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
竟𡡆新本并帥王宰劇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
贊言我取平章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
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
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
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
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
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竄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

開洛師徼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
大中五年歳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於位享年五十九
訃至廢朝三日册贈司徒命諌議大夫盧懿弔䘏其家
公信於朋友公於爲官事蔡姊出告反面家事不敢自
專同曾祖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
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公無
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
二男一女長曰寛饒崇文校書次曰咸熙京兆參軍皆

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
二月十二日歸葬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
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
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為治提起
王道以公為倚迒音剛蹊隙竅去者烏駛誰塞誰棘勞公
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
相公其媿幾指古為比公其無媿以公遺唐而後公死

不錫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集卷十八



樊川集卷十九

唐 杜牧 撰

墓誌銘

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於今

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

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

笄可嫁德與得壻獨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
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
岐公曰有孫曰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
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
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名尚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
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於杜氏上御
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
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

奏内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
壁泒龍首水為洺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
里亭洺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
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
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
太后太皇太后受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
宮主以一女之愛降於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
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

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古今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歳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陊闌逑塲種樹不數十年縉紳間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閭主且至殺牛羊犬為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

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閭閻於京師衆讙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閒不識刺史廳屛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凉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

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庳陋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撑劘冦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為循常有司用北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士力反）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故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

愈自貶抑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聨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遮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自主降於尚書壁絶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纍聖亦指示主德以誡礬之至於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

追詔主有疾小愈强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三日某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册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於萬年縣洪源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歳次曰楊十始二歳女二人收於尚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於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蹟順纒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閒言貴不名驕富不期侈具此四者絛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陊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纇筆有史

流於千祀

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名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歳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名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某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為書至後周逍遥公㚵出世家貴富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為比逍遥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遥公為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為太常寺

奉禮部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仕德宗為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容切多委之歳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温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哀毁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省虚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文宗

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水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多凍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荅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太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警㦝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名為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閤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

卿一歳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
自宰相下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耶公不聽
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
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
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
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
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
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

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官出為陝州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責復以御史大夫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寛窮益

自儉苦刑律其俗凡週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羣衆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為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絶壑先忖度言語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内高曽兄弟鐫琢教誨嫁娶衣食無

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名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娓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誡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為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慫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瓘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為之

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末利監軍使崔談峻譏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

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為江西觀察支使裴諠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雪十二人冤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

察裏行為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為真御史分察
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
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
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
居郎出為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
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
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
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

浮者凡七千戸冡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
為衢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峰樓見數
十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刋石於巖下
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為而去之罷去上道
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
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
儉苦溫謹畢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
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為朝官出為刺史早夜勤苦為

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
罷池廉使韋公温館於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朞日卒於
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
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曽王父珍王緜州昌明令昌明
生雅州别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
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
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予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

之何遽夭顔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於景業兮杳欲何語

嗚呼哀哉

欽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亾友邢渙思諱羣牧太和初舉進士於東都一面渙思

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

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

夕聞渙思㰦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

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

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
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顓并州
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以一司
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牧曰往年私
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
大理評事應府命令吏部侍郎孔温業自中書舍人以
重名為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為閑客孔吏部曰中丞
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渙思言中丞

曰我不素知顧聞其為人牧具以京口所見對後旬日

詔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涣思由戸部員外郎出為

處州時牧守黄州歳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

年矣聞涣思出大喜曰涣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

御史舉矣涣思罷處州授歙州牧自池轉睦歙州相去

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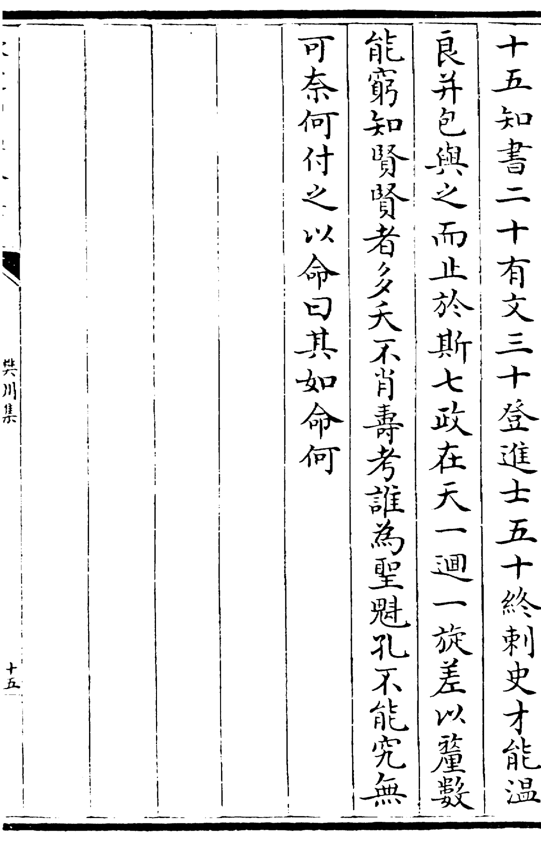
黠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逺必務盡根本牧曰邢君去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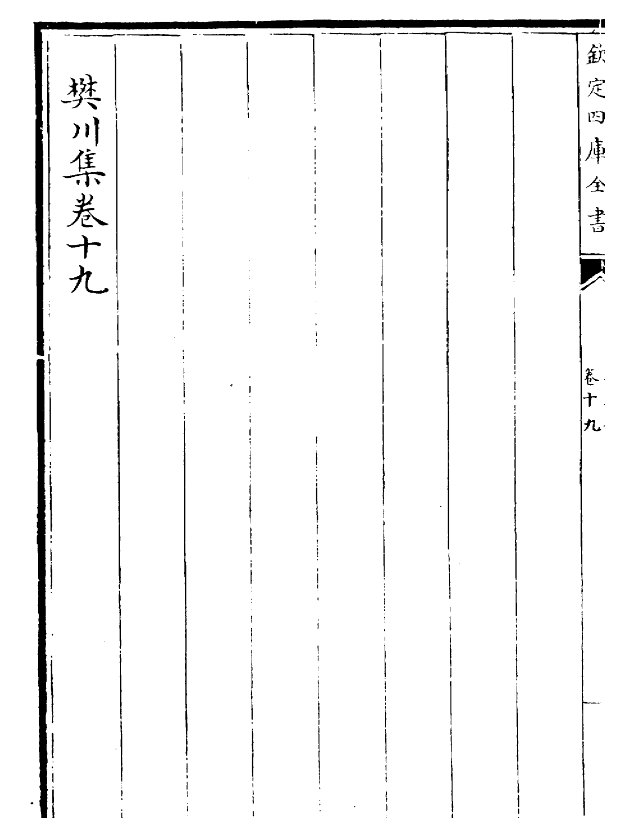
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為曰時飲

酒高歌極歡牧曰邢君不喜酒令時飲酒且歌是不以
用縈慮而不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啗蕞肉
日再食牧凡三致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
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涣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
仆於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癈舟東下次於睦兩扶
相見言澀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
隨手皆盡蓋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
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

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
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為浙
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
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代劉積為制使使鎮
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固再副高尚書銖
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太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
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
為氏西漢宇為太尉子緩為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為

驃騎將軍世宗𤣥孫顒因居河間顒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閒南陽君實河閒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以降皆有官禄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祖麟臺生奉天令侍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即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惜溫郎壽郎用某年月日葬於偃師縣某鄉里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於柩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釐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誰為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如命何



樊川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六第二頁前八行王桂直除道州長史

按唐志道州江華郡屬江南西道故制云湖外

又曰名郡也刊本道誤道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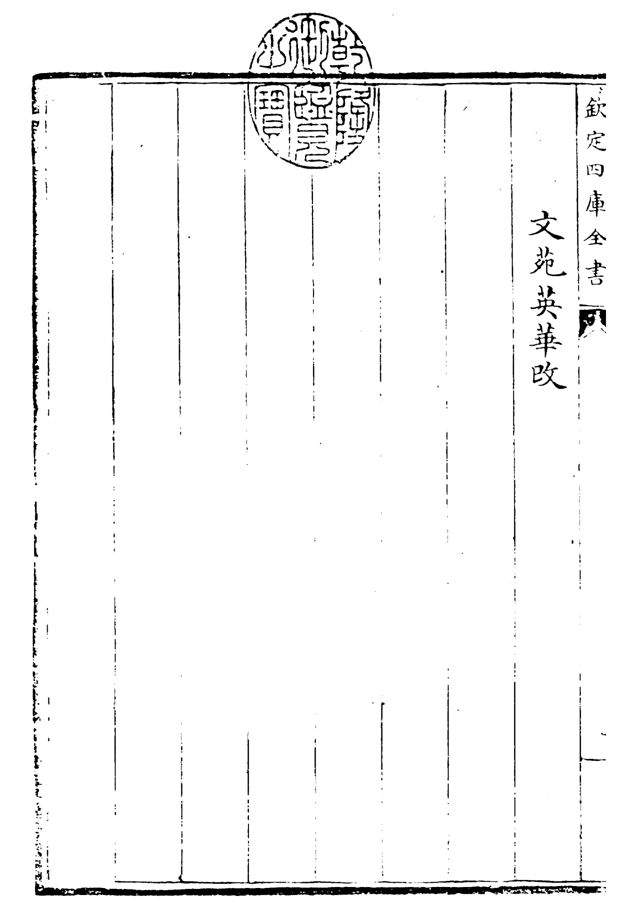
卷十七第九頁後六行婺州武義縣主簿刊本義

訛吏據唐地理志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改岳鄂安黄蘄申等州觀察使

刊本鄂訛愕蘄訛蕲並據唐書改

卷十八第五頁前一行錮以長隄刊本錮訛錮據



文苑英華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吳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 卷二十 外集 別集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二十

唐 杜牧 撰

墓誌銘

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君墓誌銘

牧太和元年舉進士及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

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
因袖手不出明日徑反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
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
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
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
者寡矣是年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
喜其人之在世也太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
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

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簡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

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托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於孔頴達輩凡所爲疏註皆能長短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羡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羡民有鬭爭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

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除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智賓蕭寘韓乂崔壽宋祁楊發王廣皆

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為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其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其鄉里牧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之銘曰

命如烟雲道比宫宅烟雲飄揚莫知往来為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値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飭我兟兟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凉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

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强毁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𨓜使判官

李丞相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
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
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
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
居揚州龍興寺丞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
公在困未顧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
為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兄牧
自馮翊迎醫石生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蠟塞

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效自馮翊别迎醫醫曰嗟予障有赤脈如木根横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内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少陵西南

二里收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

君別止三千六百日爾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

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覺不知生偶然

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

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為而然乎嗚

呼哀哉

進士龔輅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牧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工章程謹雅而和飲罷牧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澹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

吏徐艮改葬於下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

輅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

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曽

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

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

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於漢

上別業岐公外殿内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内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恥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恥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

塋牧為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惟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多恥以

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丘慶期孫子

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三分之

為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大曰晃艱難中定

册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

傳晃於君為堂伯祖父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女生四男君為首生朗州為盩厔河西令道朗二州刺史公廉剛簡强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廷府閤前如無人然未甞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廐騾為盩厔時役之令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絶君生浸染仁义之化温良柔友窮居鄠縣飢

寒餘二十年未嘗出一言以慍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邑
府經畧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月日
卒於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牧娶裴氏實君之私其
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中四年
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委以軍事處士

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閒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闗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士岳州巴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至揚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毁殯死終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黄裳在蒲

津相國張公弘靖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
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苹在鄭滑皆挈卑詞幣
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為治乎皆以疾辭長慶
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為梧州刺史詔因授
之衆皆曰今黄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
鼈爾交阯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
公治之而反置公為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
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畆果

蔬占其一捽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亹亹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為其辭是安能自為之善圖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鬬訴吉凶一來決之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

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
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
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較量今古富
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
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
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子伯子至王
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

之居洛青門畔交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前縈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為己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鉤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

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
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兎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
之事鎮州有儒者黄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
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
如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閒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産出其珍
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寛易嬉遊終
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

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毋
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
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梓草為茹或竟日不得
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
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
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
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

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
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
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
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
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
來長安以某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
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顗易州長史父勸鎮
州石邑令牧常以生之材節篤生於公卿間閭生之死

哭之因誌其墓

自撰墓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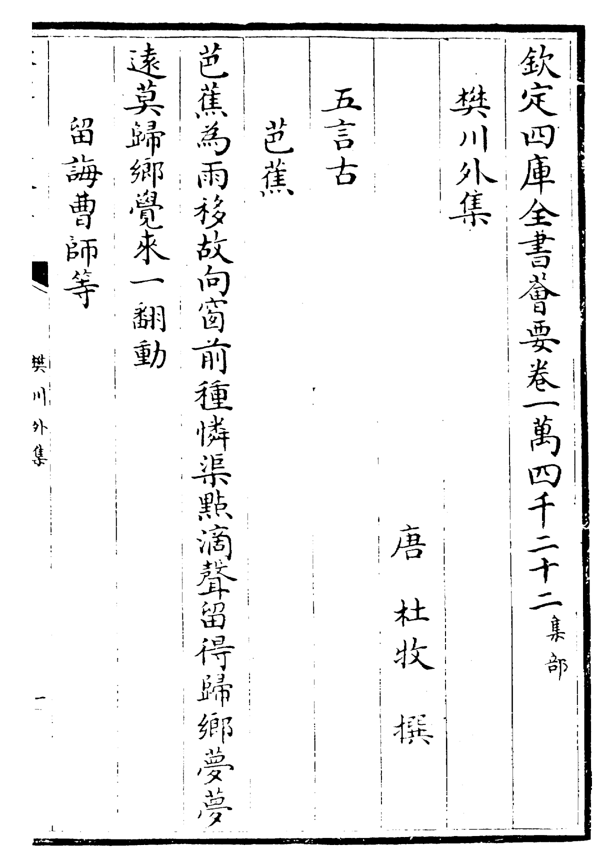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史内供奉遷左補闕史官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

郎晉兼史職出守黄池睦三州還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適歳拜中書舍人牧生平好讀書為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特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夫去歳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為小行矣言其終身耳今歳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

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宫曰疾厄宫亦曰八殺宫土星在馬火星繼木星工楊晡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宫木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週歲還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

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梔梔年十二别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瑩銘曰
後魏太尉顗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於爾宫

樊川集卷二十



樊川外集

唐 杜牧 撰

五言古

芭蕉

芭蕉為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

留誨曹師等

萬物有醜好各一姿狀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

非探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爾言根本

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五言律

題吴興消暑樓

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萬岫遶層霄鳥

翼舒華屋魚鱗掉短橈浪花機乍織雲葉匠新雕臺榭

羅嘉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鑑螮蝀引成橋燕任随

秋葉人空集早潮楚鴻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淒遊旅清歌慘泬寥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嬌時陪庾公賞還悟滌煩囂

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叙事書懷

惟帝憂南紀捜賢與大藩梅仙調步驟庾亮拂橐鞬一室何勞掃三章自不寃精明如定國孤峻似陳蕃灞岸秋猶嫩藍橋水始喧紅旓罥石壁黒稍斷雲根滕閣丹霄倚章江碧玉奔一聲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好初童

稚宫禁見子孫流年休掛念萬事至無言玉華君頻過

馮唐將未論傭書酬夙債竹塢問樊村

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罷幕

府週歲公宰昭應牧在淮南縻職叙舊成二十

韻用以投寄

燕雁下揚州凉風栁陌愁可憐千里夢還是一年秋宛水

環朱檻章江敵碧流謬陪吾益友祇事我賢侯印組縈光

馬鋒芒看觧牛井閭安樂易冠蓋愜衣投政簡稀開閤功

成每運籌送春經野塢遲日上高樓玉裂歌聲斷霞飄舞

帶収泥情斜拂印別臉小低頭日晚花枝爛缸凝粉彩裯

未曾孤酩酊剩背隻淹留重德俄傲寵諸生苦宦遊分途

之絶國灑淚拜行輈聚散真漂梗光陰極轉郵銘心徒歷

歷屈指盡悠悠君作烹鮮用誰膺仄席求眷懐能憤悱卒

歲且優游去矣時難遇沽哉價莫酬湍枝為鼓吹衆甲避

戈矛隋帝宮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此總雲浮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

新果真瓊液未應宴紫欄圓疑竊龍頷色已奪雞冠遠火微微辨繁星歷歷看茂先知味好曼倩恨偷難忍用烹騂酪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

送牛相公出鎮襄州

盛時常注意南雍暫分茅紫殿辭明主巖廊别舊交危幢侵碧霧寒斾獵紅旓德業懸秦鏡威聲隱楚郊拜塵先灑淚成廈昔容巢遥仰沈碑會鴛鴦玉珮敲

五言律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聲如別秋無端滿階葉共白幾人頭點滴侵寒夢蕭騷著淡愁漁歌聽不唱簑濕棹迴舟

愁

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古今留不得離別又潛生降虜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

秋岍

河岍微退落柳影漸微一作彫疎船上聽呼稺堤南趁漉

魚數帆旗去疾一艇箭回初曾入相思夢因憑附遠書

春思

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涓涓緜羽啼來久錦鱗書未傳獸爐凝冷艷羅幙蔽晴烟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

偶題

勞勞千里身襟袂滿行塵深夜懸雙淚短亭思遠人蒼江程未息黑水夢何頻明月輕橈去唯應釣赤鱗

其二

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終耿耿明發竟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里兩相思

題劉秀才

數莖幽玉色曉夕翠烟分聲破寒窗夢根穿綠蘚紋漸籠當檻日欲礙入簾雲不是山陰客何人愛此君

將出關宿層峰驛寄李諫議

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數聲暮禽切萬壑秋意歸心馳碧泉澗目斷青瑣闈明日武關外夢魂勞遠飛

送王十秀才褒中因寄尚書

闕下經年别人間兩地情壇場新漢將烟月古隋城雁去梁山遠雲髙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緘恨寄遥程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横溪辭寂寞金馬去追遊好是鴛鴦侶正逢霄漢秋玉珂聲瑣瑣錦帳夢悠悠微笑知今是因風謝釣舟

寢夜

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露華驚敝褐燈影掛塵冠故

國初離夢前溪更下灘紛紛毫髮事多少宦遊難

七言律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

誰憐賤子啓窮途太守封來酒一壺攻破是非渾似夢削平身世有如無醺醺若借嵇康嬾兀兀仍添甯武愚猶念悲秋更分賜夾溪紅蓼映風蒲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遠信初逢雙鯉去他鄉正遇一陽生罇前豈解愁家國

輦下唯能憶弟兄旅館夜憂姜被冷暮江寒覺晏裘輕

竹門風過還惆悵疑是松窗雪打聲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名

歌闋罇殘恨起偏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趨雉尾隨元老

且驀羊腸過少年七葉漢貂真密近一枝詵桂亦徒然

羽書正急徵兵地須遣頭風處處痊

宣州留贈

紅鉛濕盡半羅裙洞府人間手欲分満面風流雖似玉

四年夫壻恰如雲當春離恨杯長湍倚柱闕情日漸曛
為報眼波須穏當五陵遊客莫知聞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祐
嫒雲如粉草如茵獨步長堤不見人一嶺桃花紅錦䵷
半溪山水碧蘿新髙枝百舌猶欺鳥帶葉梨花獨送春
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
奉和僕射白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忽降
品彚昭蘇即事書懷

飄來鷄樹鳳池邊漸壓瓊枝凍碧漣銀闕雙高銀漢裏
玉山横列玉墀前昭陽殿下風迴急承露盤中月彩圓
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風雅美豐年

見禓三十中庭海榴花謝

矜紅掩素似多才不待櫻桃不逐梅春到未曾逢宴賞
雨餘争解免低徊巧窮南國千般艷趣得東風二月開
堪恨王孫浪遊去落英狼藉始歸来

宿長慶寺

南行步步遠浮塵更近青山作夜鄰高鐸數聲秋撼玉霽河千里曉横銀紅渠影落前池淨緑稲香來野逕頻終日官閑無一事不妨長醉是游人

盧秀才將出王屋髙步名塲江南相逢贈别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氳將攜健筆干明主莫向山壇問白雲馳逐寧教爭處讓是非偏忌衆中分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

送弟頵赴潤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直道事人男子業
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獨矜誇玳瑁簪
若去上元懐古調謝安墳下與沈吟

寄李玭尚書

累代功勲照世光奚胡聞道死心降書功筆禿三千管
領節門排十六雙先揖耿弇聲寂寂今看黄霸事摐摐
時人欲識胸襟否彭蠡秋連萬里江

登九峰樓

晴江灧灧含淺沙高低遶郭滯秋花牛酒漁笛山月上鷺渚鶩梁溪日斜爲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聞軋鴉

悲吴王城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清波動碎樓臺吴王宫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逐誰迴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閨情

梧桐葉落雁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點冷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子從征夢寐希遥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鼕鼓白雲飛

寄沈褒秀才

晴河萬里色如刀處處浮雲卧碧桃仙桂茂時金鏡曉洛波飛處玉容高雄如寶劍冲牛斗麗似鴛鴦養羽毛他日憶君何處望九天香滿碧蕭騷

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懐

兵符嚴重辭金馬星出光芒射斗牛筆落青山飄古韻帳開紅旆照高秋香連日彩浮綃幕溪逐歌聲遶畫樓可惜登臨佳麗地羽儀須去鳳池遊

使回枉唐州崔司馬書寄和

清晨候吏把書來十載離憂得暫開癡叔去時還讀易仲容多興索銜杯人心計日殷勤望馬首隨雲早晚回莫為霜臺愁歲暮潛龍須待一聲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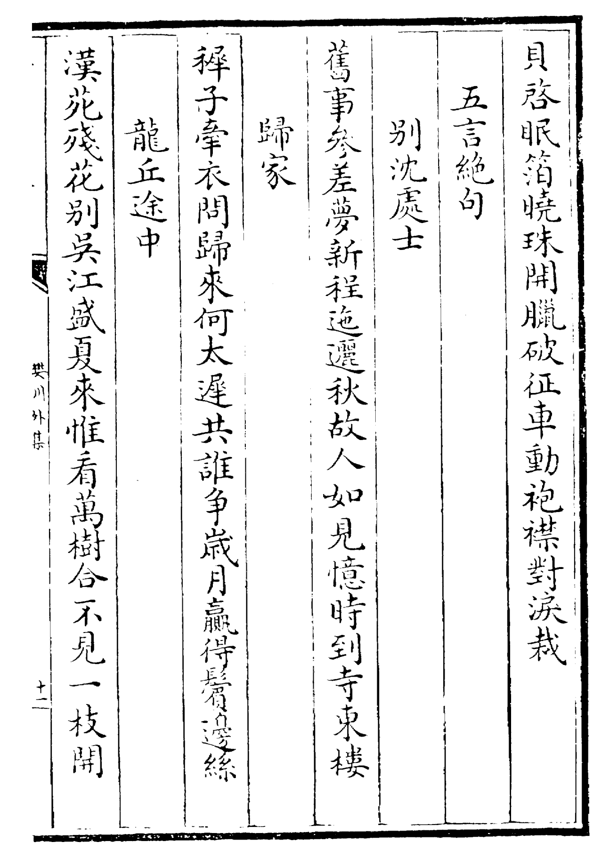
郡齋秋夜即事寄斛斯處士

有客誰人肯夜過獨憐風景奈愁何邊鴻怨處迷霜久
庭樹空來見月多故國杳無千里信緣弦時伴一聲歌
馳心祇待城烏曉幾對虛簷望白河

五言排律

代人作

樓高春日早屏東麝烟堆盼盼疑魂別依稀夢雨來綠
鬟羞妥麼紅頰思天偎鬬草憐香蕙簪花間雪梅戍遼
雖咽切遊蜀亦逶迴錦字梭懸壁琴心月滿臺笑筵凝


貝啓眠箔曉珠開臘破征車動袍襟對淚裁

五言絶句

別沈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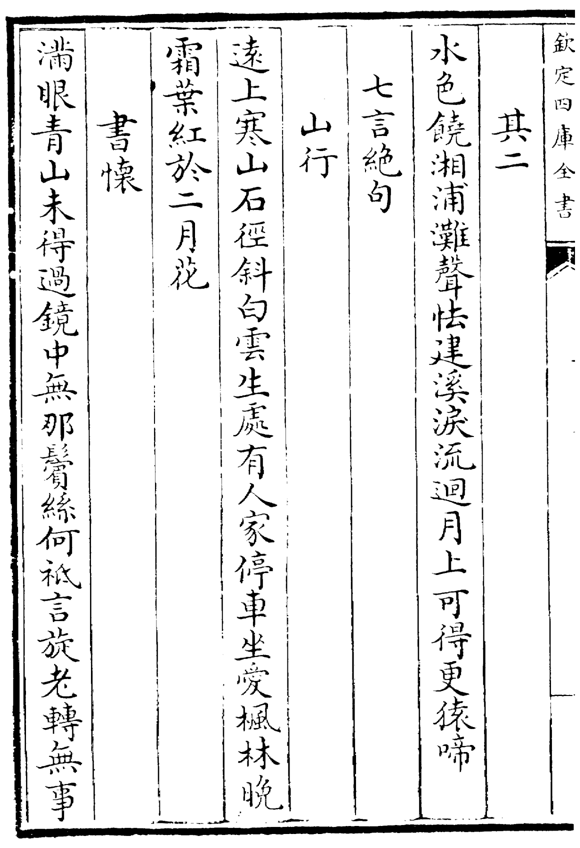
舊事参差夢新程迤邐秋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

歸家

稺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遲共誰争歳月贏得鬢邊絲

龍丘途中

漢苑殘花別吳江盛夏來惟看萬樹合不見一枝開



其二

水色饒湘浦灘聲怯建溪淚流迴月上可得更猿啼

七言絶句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書懷

滿眼青山未得過鏡中無那鬢絲何祇言旋老轉無事

欲到中年事更多

斑竹簟

血染斑斑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

何忍將身卧淚痕

和惲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艷年年盛

不恨凋零却恨開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無端有寄閒消息
背插金釵笑向人

寄題宣州開元寺

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為倚東樓柱
正是千山雪漲溪

雨

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
主人窗外有芭蕉

醉贈薛道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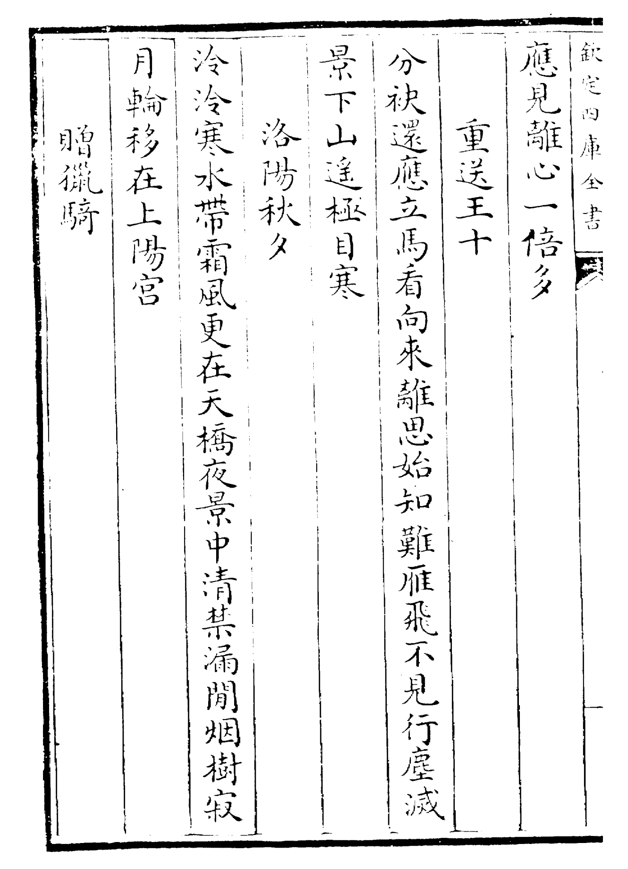
飲酒論文四百刻水分雲隔二三年男兒事業知公有賣與明君值幾錢

即事

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憶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蒼竹外遶寒波為君蘸甲十分飲



應見離心一倍多

重送王十

分袂還應立馬看向來離思始知難雁飛不見行塵滅

景下山遥極目寒

洛陽秋夕

泠泠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清禁漏閒烟樹寂

月輪移在上陽宮

贈獵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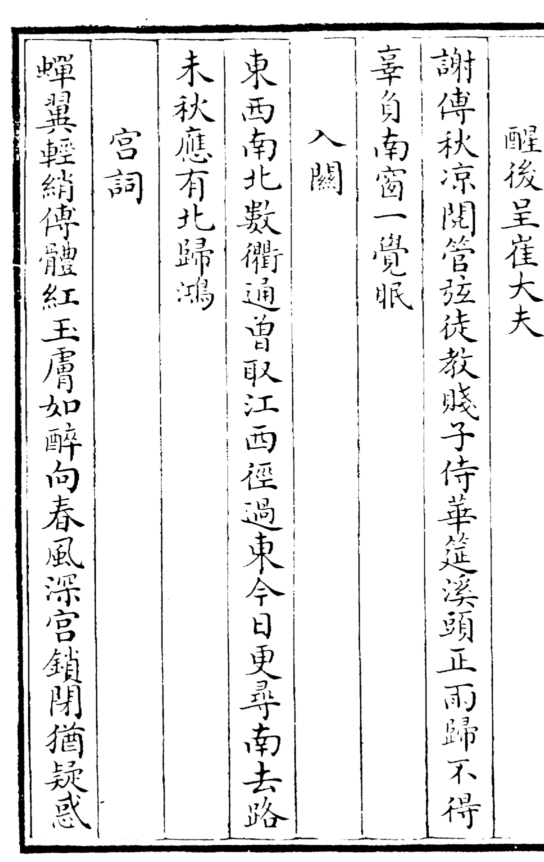
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算遊程歲月遥唯有别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艷陽人



醒後呈崔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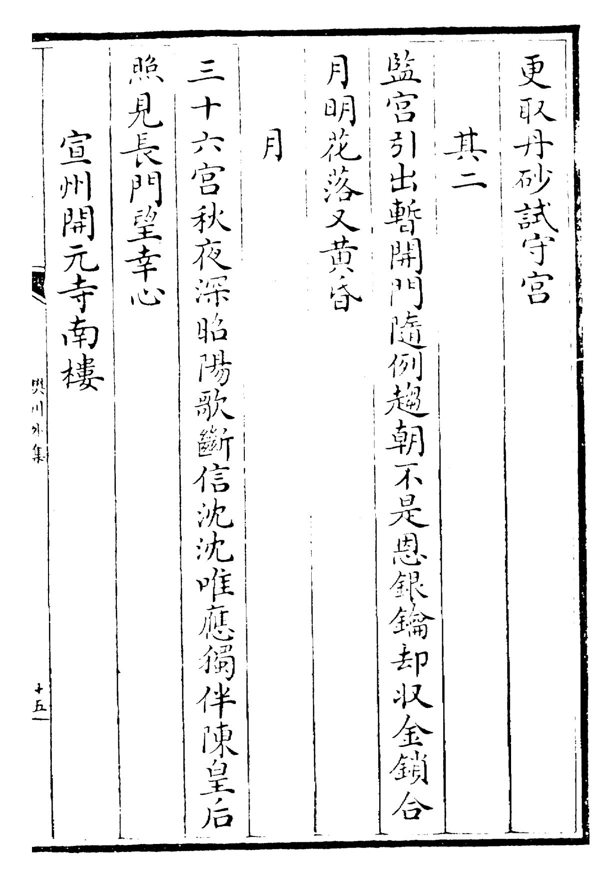
謝傅秋凉閑管弦徒教賤子侍華筵溪頭正雨歸不得辜負南窗一覺眠

入關

東西南北數衢通曾取江西逕過東今日更尋南去路未秋應有北歸鴻

宮詞

蟬翼輕綃傅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猶疑惑



更取丹砂試守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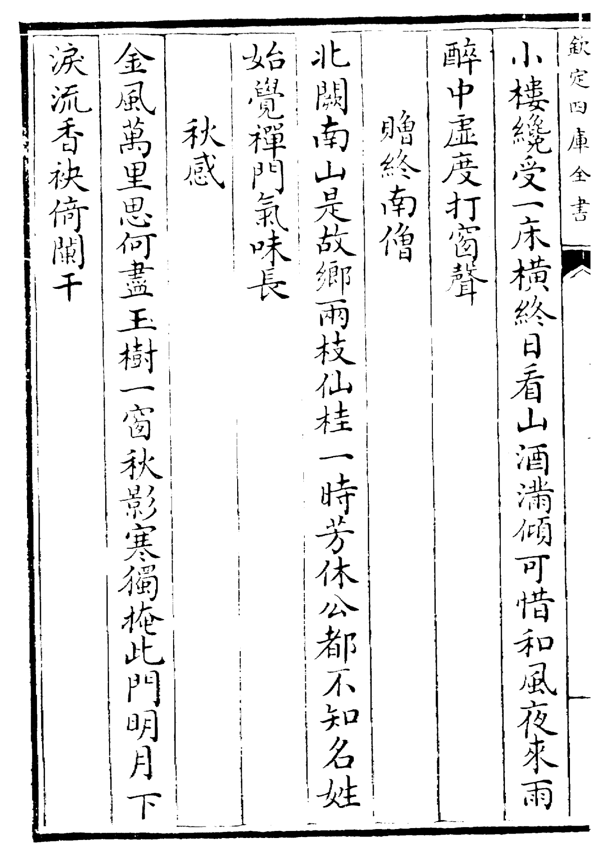
其二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
月明花落又黄昏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沈沈唯應獨伴陳皇后
照見長門望幸心

宣州開元寺南樓



小樓纔受一床横終日看山酒滿傾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虚度打窗聲

贈終南僧

北闕南山是故鄉兩枝仙桂一時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覺禪門氣味長

秋感

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窗秋影寒獨掩此門明月下淚流香袂倚闌干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月夕烟朝幾十春自說孤舟寒水畔不曾逢著獨醒人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對花微疾不飲呈坐中諸公

花前雖病亦提壺數調持觴興有無盡日臨風羨人醉

雪香空伴白髭鬚

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

桃滿西園淑景催幾多紅艷淺深開此花不逐溪流出

晉客無因入洞來

早春題真上人院 生天寶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烟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

惟師曾是太平人

聞角

曉樓烟檻出雲霄景下林塘已寂寥城角爲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遥

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凉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瑶瑟

玉仙瑶瑟夜珊珊月過樓西桂燭殘風景人間不如此動摇湘水徹明寒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猶堪看陌上少年來自遲

望少華

身隨白日看將老心與青雲自有期今對情峰無十里世縁多累暗生悲

其二

文字波中去不還物情初與是非閑時名竟是無端事

羞對靈山道愛山

其三

眼看雲鶴不相隨何日塵中事作為好伴羽人深洞去月前秋去玉參差

寄東塔僧

初月微明漏白烟碧松梢外掛青天西風靜起傳深業應送愁吟入夜蟬

送故人歸山

三清洞裏無端別又拂塵衣欲卧雲看著掛冠迷處所
北山蘿月在移文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動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迴處
誰家紅袖倚江樓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比君子
遶欄今更為何人

三川驛覽座主舍人留題

舊跡依然已十秋雪山當面照銀鉤懷恩淚盡霜天曉一片餘霞映驛樓

長安雪後

秦陵漢苑參差雪北闕南山次第春車馬滿城原上去豈知惆悵有閒人

華清宮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蘂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

一曲淋鈴淚數行

許秀才至辱李蘄州問斷酒之情因寄

有客南來話所思故人遥枉醉中詩暫因微疾須防酒不是歡情減舊時

冬日題智門寺北樓

滿懐多思是恩酬未見功名已白頭不為尋山試筋力豈能寒上背雲樓

題水口草市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却回頭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　尹曾典此郡

一話涔陽舊使君郡人回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樓日夜聞

長安晴望

翠屏山對鳳城開碧落摇光霽後來迴識六龍巡幸處飛烟閑遶望春臺

歲日朝回口號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再拜歸笑向春風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赴

十二層樓敞畫簷連雲歌盡草纖纖空堂病怯階前月燕子嗔垂一竹簾

江南送左師

江南為客正悲秋更送吾師古渡頭惆悵不同塵土别

水雲蹤跡去悠悠

隋苑或刻定子注定子牛相小青

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年睡臉新却笑丘墟隋煬帝

破家亡國為誰人

咏襪

細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

笑把花前出畫裙

聯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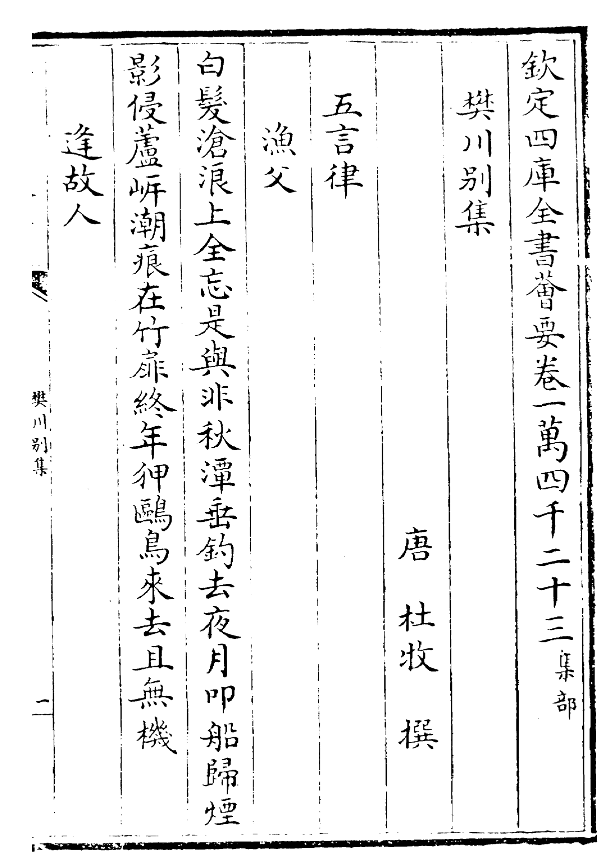
同趙廿二訪張明府郊居

陶潛官罷酒缾空門掩楊花一夜風 牧 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 嘏 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 牧 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閑醉與誰同 嘏

樊川別集序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二十卷中有詩二百六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於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三十九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納處又得四十一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letter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外集所無取以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

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十三 集部

樊川別集

唐 杜牧 撰

五言律

漁父

白髮滄浪上全忘是與非秋潭垂釣去夜月叩船歸煙影侵蘆岸潮痕在竹扉終年狎鷗鳥來去且無機

逢故人

故交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閒好歸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前一滿衣

春日寄許渾先輩

薊北雁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

經闔閭城

遺蹤委芳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别懷

相别徒成泣經過總是空勞生慣離别夜夢苦西東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他年寄消息書在鯉魚中

長安夜月

寒光垂靜夜浩彩滿重城萬國盡分照誰家無此名古槐疎影薄仙桂動秋聲獨有長門裏蛾眉對曉晴

杜鵑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芳

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貽友

自是東西客逢人又送人不應相見老祇是別離頻度日還知暮平生未識春儻無遷谷分歸去養天真

并州道中

行役我方倦苦吟誰復聞戍樓春帶雪邊角暮吹雲極目無人跡回頭送鴈羣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秋夢

寒空動高吹月色湍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聞蟬

火雲初似滅曉角欲微清故國行千里新蟬忽數聲時行仍髣髴度日更分明不敢頻傾耳唯憂白髮生

逢友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唯君髮似絲正傷攜手處況值落花時莫惜今朝醉人間忽忽期

旅宿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鴈警秋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明月誰家主江山暗換人鶯花潛運老榮樂漸成塵遥憶朱門柳别離應更頻

雲

東西那有礙出處豈虚心曉入洞庭闊暮歸巫峽深渡

江隨鳥影擁樹隔猿吟莫隱高唐去枯苗待作霖

別鶴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催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歸路遠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書事

自笑是紅塵流年舊復新東風半夜雨南國萬家春失計拋漁艇何門化涸鱗是誰添歲月老却暗投人

早秋客舍

風吹一片葉萬物已驚秋獨夜他鄉淚年年為客愁別離何處盡搖落幾時休不及磻溪叟身閒長自由

旅情

窗虛枕簟涼寢倦憶瀟湘山色幾時老人心終日忙松風半夜雨簾月滿堂霜匹馬好歸去江頭橘正香

秋日偶題

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綠眉甘葉墜紅臉恨飄流歎息是遊子少年還白頭

曉望

獨起望山色水雞鳴蓼洲房星隨月曉楚木向雲秋曲渚疑江盡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處澤國碧悠悠

秋晚江上遣懷

孤舟天際外去路望中賒貧病遠行客夢魂多在家蟬吟秋色樹鵶噪夕陽沙不擬徹雙鬢他方擲歲華

送友人

十載名無利人皆與命爭青春望不住白髮自然生夜

雨滴鄉思秋風從別情都門五十里馳馬逐雞聲

晚泊

帆濕去悠悠停橈宿渡頭亂烟迷野岸獨鳥出中流蓬雨延鄉夢江風阻暮秋儻無身外事甘老向扁舟

憶歸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柴扃興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書情

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媚髮輕垂額香衫軟着身摘蓮紅袖濕窺淥翠娥顰飛鵲徒來往平陽公主親

山寺

峭壁引行徑截溪開石門泉飛濺虛檻雲起漲河軒隔水看來路疎籬見定猿未閒難久住歸去復何言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雞鳴林下帶殘夢葉飛時忽驚霜凝孤鶴迥月曉遠山橫僮僕休辭憊時平路復平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絃歌在碧流夕風飄度曲煙嶼隱行舟問
柏疑新令憐香占綵毬當筵雖一醉寧復緩離愁

七言律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多為裁詩步竹軒有時凝思過朝昏篇成敢道懷金璞
吟苦唯應似嶺猿迷興每慙花月夕寄愁長在別離魂
煩君把卷侵寒燭麗句時傳畫戟門

五言絶句

江樓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誰驚一行鴈衝斷過江雲

驌驦坂

荆州一萬里不如𦚠易度仰首望飛鳴伊人何異趣

七言絶句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

落花猶似墮樓人

邊上聞胡笳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很烟遊人一聽頭堪白

蘇武曾禁十九年

其二

海路無塵邊草新榮枯不見綠楊春白沙日暮愁雲起

獨感離鄉萬里人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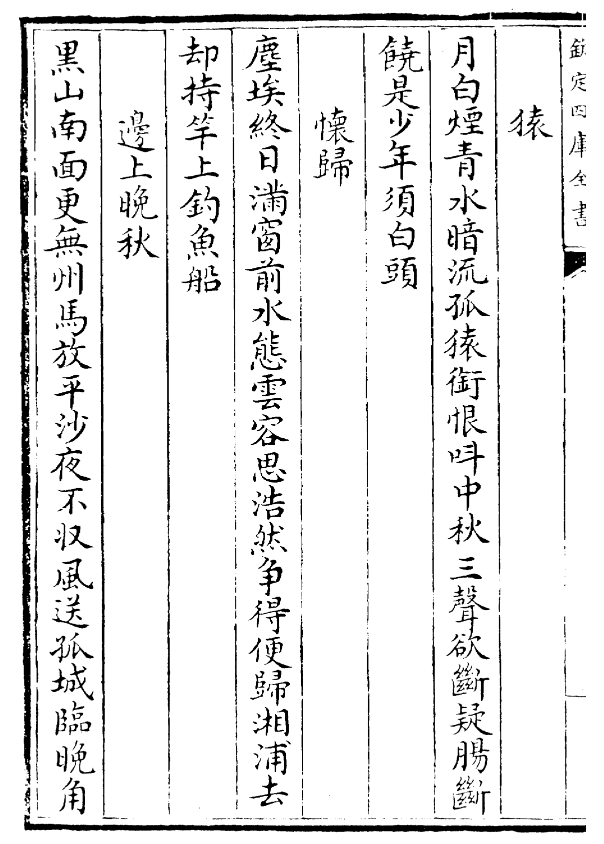
胡雛吹笛上高臺寒鴈驚飛去不迴盡日春風吹不散
只應分付客愁來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淒淒滿故宮亡國亡家為顏色
露桃猶自恨東風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獨惆悵
杏花時節在江南



猿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

饒是少年須白頭

懷歸

塵埃終日滿窗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湘浦去

却持竿上釣魚船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

一聲聲入客心愁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没流年滿目春愁隴樹煙豔質已隨雲雨散

鳳樓空鎖月明天

訪許顔

門近寒溪窗近山枕山流水日潺潺長嫌世上浮雲客

老向塵中不解顔

洛中

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宫闕鎻濃春一從翠輦無巡幸老却蛾眉幾許人

其二

風吹柳帶揺晴緑蝶遶花枝戀暖香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

遊邊

黄沙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過馬前逢著射鵰人

大夢上人自廬峰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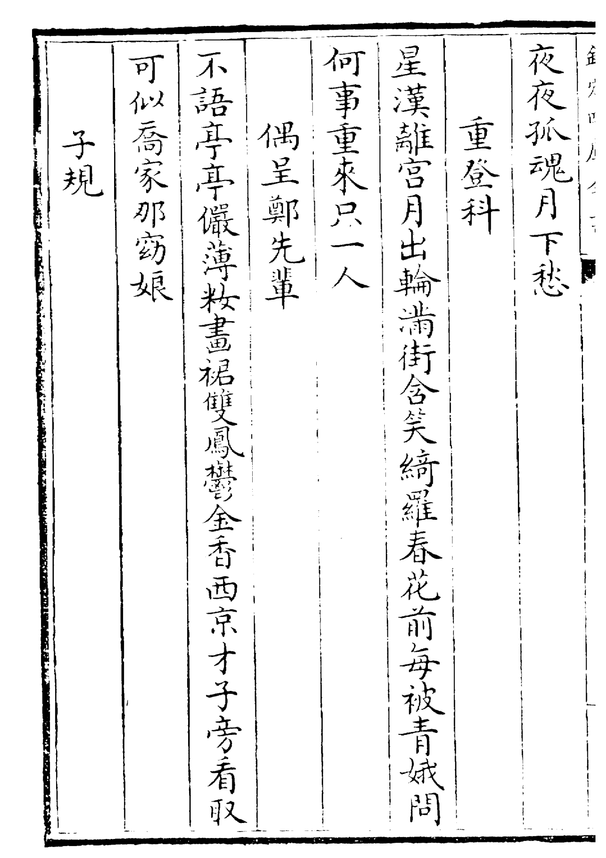
行脚尋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禪衣開門满院空秋色新向廬峰過夏歸

春日古道傍作

萬古榮華旦暮齊樓臺春盡草萋萋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紅塵送馬蹄

青塚

青塚前頭隴水流燕山山上暮雲秋蛾眉一墜窮泉路



夜夜孤魂月下愁

重登科

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青娥問
何事重來只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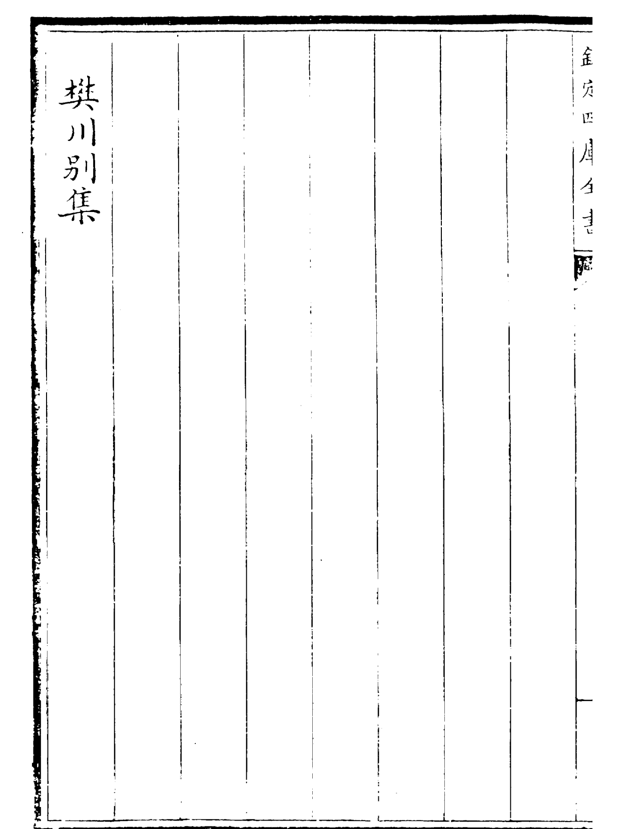
偶呈鄭先輩

不語亭亭儼薄妝畫裙雙鳳鬱金香西京才子旁看取
可似喬家那窈娘

子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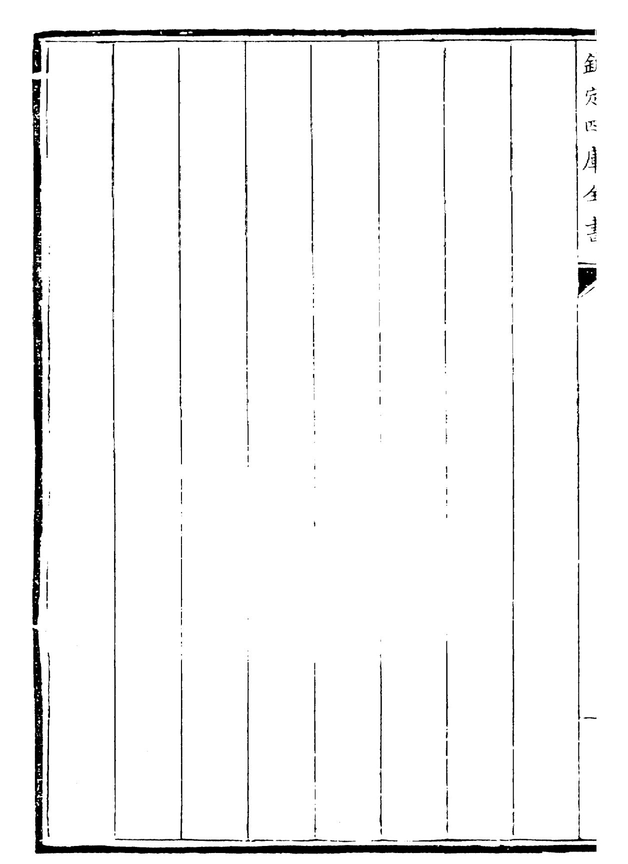
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

三春三月憶三巴



樊川別集

謹案卷二十第九頁後五行岳州灞陵尉按唐志
岳州無灞陵有巴陵必因篇首及下文而誤今改
外集第五頁前三行題劉秀才按此詩係咏竹題
下疑有闕文
第十五頁前一行更取丹砂試守宮刊本守作碎
據爾雅注改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隋苑按此詩又見李義山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吴　鐈